

航天题材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 沉浸体验、日常美学 与中式浪漫的创新探索

■文/李国聪 饶曙光

近年来,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实现的跨越式发展,既给影视创作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创作素材和文化资源,也为航天题材创作开拓了新的技术形态和演绎类型。今年9月,首个全国科普月全面启动,由朱翌再执导的《窗外是蓝星》作为首部太空实景拍摄的电影亮相银幕并实现“破圈”传播。该片取材于神舟十三号飞行乘务组首次执行在轨驻留六个月任务这一里程碑事件,由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位航天员亲自完成超高精度拍摄等系列工作,为纪录电影拓展了视觉边界和表述形态,也为中国航天工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史料。

硬核技术与诗意情感的多维交融

不同于以往的类型剧情片,继《东方神舟》《飞天》等纪录电影之后,《窗外是蓝星》更注重纪实性、教育性和艺术性的融合,相较于数码特效打造的虚拟场景,以及精心雕琢的虚构故事,这些以大国重器为主题的影片,带给观众的不止以“真”为特质的视觉震撼与沉浸体验,还能在获取严谨知识科普之外真切回历历史现场,体验“重工业”美学带来的极致视觉张力。《窗外是蓝星》亦是如此,这部影片一方面系统性地呈现了在酒泉发射场火箭发射、航天员在太空站的日常起居以及东风着陆场的返回等三大段落,让观众依循时间脉络清晰了解神舟十三号航天任务的主要构成。另一方面也在王亚平等航天员沉浸式的解说中,与他们一起沉浸式逐梦星空,探索无限苍穹的真实质感,见证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历程及砥砺前行的壮举。

情感的共振与节奏的共鸣是影片抵达观众内心的关键,温度与力度的共存为影片的“真实性”提供省思空间。《窗外是蓝星》这部电影实现了硬核题材的温情表达和诗意书写。该片将“蓝星”地球推向叙事前景,将之作为孕育万物的生命共同体,俯拍镜头之下外太空的壮美风景和地球上的人间灯火交相辉映。空间站外的冷寂萧瑟与空间站内的生活气息形成鲜明对比,流动在其间的则是蓬勃向上的生命意识。如果说圆满完成载人航天任务、推进空间站建设作为叙事主线,那么王亚平女儿希望妈妈能够摘颗星星给自己的愿望以及深切母女情则是贯穿影片叙事的隐性线索,尽显中式浪漫与温情。如在反复出现的“飘着”的粉色兔子、小老虎布偶、照片等细节特写,在细碎沉静中潜隐深厚的情感力量。“感觉良好”的出舱行动彰显人类拥抱未知太空的渴望,引发无数观众的共情体验和共鸣。

在这一充满挑战的征程中,三位宇航员面临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考验,他们在工作上团结互助、保持同频的节奏,在生活中相互陪伴,形成了深厚的友情;而在遥远星空亲人连线的问候与惦念,王亚平与女儿的隔空对话等情节中,则流露出浓浓的亲情;还有航天员对家国的深切凝望,对故土家国的无限眷恋和深情守望……那种“飘”在太空的失重感,便有了情感的依托点和记忆的共同体。

宏大叙事的日常书写与人文底色

宏大叙事与日常美学的深度平衡,是国产电影“新主流化”的创作路径之一。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并未将镜头过多驻留于恢宏磅礴的神舟飞天景观,而是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融合,实现了宏大主题巧妙精准落脚于日常生活叙事。在航天员镜头下,世界各国的山川、湖泊、河流与沙漠一一掠过,这种具有情感超越性和国界超越性的拍摄视角,恰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呈现。广角镜头下的宇宙奇观美轮美奂,特写镜头中的面容坚毅乐观从容,该片既致敬“伟大的探索”,也致敬“普通

的个体”,从星辰大海到浩瀚宇宙,从大地之子到太空勇士,不变的是家国情怀与理想信念。可以说,纪录电影在民族文化记忆建构、国家形象塑造等方面发挥的纪实性优势,使其成为影像民族志的重要构成,也是其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实现破圈式传播的关键所在。基于此,《窗外是蓝星》以影像之力已然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历史记忆的建构与塑造。

相较于当前主流商业电影推崇的“类型化”与“市场化”,《窗外是蓝星》所聚焦的“真实性”与“人文性”因素,使其延宕出宇宙哲思和生命意义的追问。这部电影以影像之力实现对载人航天故事/事件的取材、加工和打捞,并在纪实美学和意象修辞中达成对传统文化及其家国记忆的共情传播。如若说在新闻报道中酝酿舆论的“事件”及其所承载的复杂本相,通常会在理性凝视中给予严谨呈现和专业剖析;那么,在纪录电影镜头语体中,对载人航天这一故事/事件的影像转化不仅指向一种叙事机制和故事资源,它们还会在银幕演绎中转化为一种节奏,一种探寻宇宙奥秘的勇气与信念,并在视觉边界的拓展中给予观众更新奇的观感体验。这种“理性”与“感性”的遥望便是“现实太空”与“想象太空”的一种互构式转化。因此,国产纪录电影作为以非剧情、非虚构为特质的一种文艺载体,既是带有价值立场的复合文化场域,也是源自现实生活且必须尊重事实的创作范式,并以此达成现实空间与影像空间一种对治抑或对抗,由此生成纪录电影特有的意义生产。

为国产纪录电影注入创新活力

近年来,《二十二》《九零后》《山河为证》等纪录电影受到关注并引发热议,它们有的将镜头探向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回望烽火岁月里的铁血荣光与中帼传奇,在银幕中打捞被遗忘的民族痛感记忆;有的记录并呈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将纪实性镜头聚焦大众生活变迁,关注个体情感与日常现实,以非虚构叙事演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鲜活故事,形塑更为鲜明的新时代中国大国形象。

《窗外是蓝星》将中国航天工程的进展以可视化的珍贵影像留存,在创作手法、题材和风格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建构了有温度的真实太空探索记忆,将恢宏的飞天梦交织于个体生命经验,从曾经屏息凝神的时刻转向凝望寻常风景的底气,用微视角再次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伴随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在文艺创作领域,用数字视觉技术唤醒历史记忆、守护文明根脉、筑梦星辰大海已渐入佳境,借力新时代政策利好与技术革新的双重机遇,以《窗外是蓝星》为代表的国产纪录电影率先作出纵深探索 and 边界突围,不仅为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更为生动的媒介记忆和影像映照,也为阐释中国精神、彰显中国力量铺设了以自塑为主导的传播路径,使世界观众在影像中感悟自信从容的中国。

在当前中国电影市场上,相较于当前主流商业电影所倡导的类型交杂、互杂糅与数智技术加持,国产纪录电影通常会因小主题和单一类型陷入市场窠臼及创新之困,甚至会遭遇“艺术电影”之名的排片尴尬。即便在现有“新主流化”创作经验的积淀下,纪录电影仍然会不时圈入边界模糊与类型疏离等问题,尤其是在海外传播等方面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传播力度。但这一电影类型依托真实素材、考究资料与实景拍摄,以纪实美学、艺术张力与人文底色的有机融合,必将成为呈现历史记忆、民众生活和时代变迁的不可或缺的类型。在这层意义上,《窗外是蓝星》是国产纪录电影创新探索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

(李国聪,山东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多情却被无情恼

——谈当下国产爱情电影创作的问题

■文/左衡

“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十八世纪晚期,德国作家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发出的这句感喟,就人类生命和人类文明的存在来说,是永恒的现象;随之而来,爱情也就成为人类文化艺术活动中的永恒命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电影成为人类艺术中与真实世界最近似的样式,银幕上展演的爱情迅即赢得了大众前所未有的痴迷。早在经典好莱坞时期,西方电影行业已经用Romance这个古老的、与西方浪漫主义艺术思潮有着极深渊源的词语来命名“爱情片”这一种类型。随着电影类型融合的策略和趋势,也随着新浪潮以来作者电影观念的流行,爱情片既与喜剧、历史、幻想、惊悚、恐怖、灾难、战争等等类型相互借力发力、颠倒是非,也与文艺片、艺术片等非大众向的电影创作一起坐而论道,探讨人性心理,甚至人类社会的结构及解构。

在历史上,无论真实的生活里还是虚构的艺术中,尽管爱情的具体形态近乎无穷,但对爱情的价值判断,则构成了爱情叙事的重要维度。古代爱情故事的最大戏剧性矛盾冲突,往往发生在“高度重视爱情”与“剥夺爱情权利”之间。现代以来,矛盾冲突逐渐转向“更重视爱情自身价值”与“更关注爱情附加值”。在当下,爱情叙事试图指出的问题不知不觉变成“爱情的价值是否高到值得当代人为之付出”——这个过去不成问题的问题如鬼魅一般出现,也已经对爱情电影的存在基础提出了挑战。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大银幕上成功的爱情电影越来越少、质疑

表达越来越多同时,新媒体平台上的网剧、微短剧、短视频乃至网络文学圈内,却充斥着海量的爱情故事。它们对爱情的渴求不加掩饰(同时又要求爱情必须有高附加值),对爱情的呈现甜度酌人。一方面,这种“爽感为王”的作品确有宣泄欲念、追求短时刺激的弊病,令人不无担忧长此以往观众理智程度降低。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看到,这些后工业化、Z世代的文艺产品毕竟给予了当下年轻人某些主流电影电视没有给到的东西。而文化工业生产的逻辑是,有需求必然有供给。你没有掌控的地方,自然会被别人占领。于是,与其焦虑于年轻观众对爱情电影日渐无感、转投小屏,不如认真调研和思考:今天的爱情电影创作最关键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可能解决。

近几年,爱情片在国产电影生产中显然不是主流,它们的创作者在年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等方面也显示出了足够的多元性。这意味着,作为单一类型的爱情片在当下很难形成某种稳定的、可批量生产的模式。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有相当明显个人追求的影片在深层结构里却又仍然存在一些相同之处。以笔者观察所见,至少有四点:一是架空现实的剧情,或者是某一段过去的时间,或者是某一个遥远的空间,或者干脆是某个虚拟性突出的设定;二是剧中人物都有优渥的生活条件,即便不是大富大贵,也都在中产以上,似乎只需面对爱情而无后顾之忧;三是审美趣味精致干净,演员妆容、服化道、场景陈设、外景基础提出了挑战。

还原东北抗联战歌

——评电影《生还》中抗日歌曲的历史还原与精神表达

■文/李辉

明,为何当年这些仁人志士,在自然环境恶劣、物质保障匮乏、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要加入东北抗联,为的就是抗日救国,而且还要做抗日的先锋,由此《抗日先锋》歌应运而生。

1938版《东北抗日联军革命歌集》共计收录了37首歌曲,其中包括《抗日先锋》。这是目前可见的东北抗联歌曲档案中,最早记录《抗日先锋》原貌的版本。《抗日先锋》歌词250多个字,“冲!冲!冲!杀!杀!杀!”这段歌词在歌曲开头与结尾共强调了三次,直观展现了“我们,我们是抗日的先锋!”的坚定信念。通过“冲!”“杀!”字样将东北抗联中先鋒力量在战场的状态淋漓尽致表现出来。

在1939年版三军政治部宣传科编印的《革命歌集》(第二集)收录的13首歌曲中,包括《抗日先锋》(开路先锋歌调)。在1940年版北满抗日救国总会印制的《东北抗日联军歌集》收录的48首歌曲中,包括《抗日先锋》歌。由此可见,在目前发现的四套东北抗联歌曲集历史档案中,有三套都收录了《抗日先锋》,也可见,这首歌曲在东北抗联文艺与战斗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战歌还原二:《露营之歌》

电影《生还》中有一组画面,这是东北抗联战士冬季夜晚野外露营的场景,围坐在一堆篝火周围,火光冲天,篝火熊熊燃烧,火光映亮了四周。东北抗联将士在冰天雪地的严寒天气下,战士们保持高昂革命精神状态的方式,便是一起唱起了《露营之歌》之春段。

当然东北抗联战士们围坐在篝火四周,不仅是为了取暖,更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坚定抗日到底的信念。歌

族的情调;四是对当下性的质疑,这也就是所谓当下性,包含了世界存在、社会生活、个人处境的现实情况和理性认知和接受态度。

前三点,从心理学上看,是非现实和非真实的。这和类型化的爱情片并不必然互斥。曾于20世纪60-80年代流行于华语电影界的言情片,以及前述之当下流行的爽片爽剧爽文,也往往会采取这样的配方,来调制多姿多彩如幻梦般的爱情魔药。可见,近年来国产爱情片不能令大众满足,这三点并不是根本原因。最关键的问题,显然发生在第四点。因为前三点只不过是不同现实世界和真实人生拉开一个足以产生美的距离,第四点却偏偏要以看似理性批判的方式对世界和人生的现存形态加以质疑甚至否定。这种做法,使绝大多数观众既无法再获得审美幻想的距离,又无法再接受虽然看似庸常、毕竟还算可靠的现实。

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爱情电影原本应该是多情的,如今的许多作品,却有意无意在教人以无情的、过度理智的态度去看爱情故事。虽说“没苦硬吃”确实是一部人的执念,但观众花钱、费腿去看爱情片,大概率是想吃点甜的。像“苦尽甘来”“要想甜加点盐”这样富有辩证色彩的说法,归根到底也还是为了证明“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发光一般地存在,而绝非走向否定式的虚无。

假如上述情况只发生在小众定位的文艺片、艺术片之中,不追求大众的认可度、市场的回报率这些,似乎也不足为虑。但如果对大众、市场有所图,甚至说如果对电影行业的运传、电影文化的生态有某种程

度的责任在,那么,爱情电影创作就必须跳出这样的亚文化-心理模式了。毕竟,随着爱情片产量的减少、爱情元素在融合类型里比重的降低,人们对爱情乃至人类一切美好情感的理解和感受都会产生偏差。

笔者不揣冒昧,列出对优质爱情电影创作之条件的粗浅认识。第一个可称为“风花雪月心”,创作者自身要发自内心地对爱情抱有信心甚至信仰才好,引用小柯先生的歌词,“能抵挡未日的残酷”“能抵挡失落的痛楚”“能用生命做长度”。在爱情和爱情故事里,“狠毒私心一闪念”是必要的、必需的。

第二个必要条件是“柴米油盐事”,爱情故事最打动人的,归根到底还是能和每个人生命体验发生关联的那些真实细节。还是引一句《卡萨布兰卡》的歌词,“在星光下,爆米花和可乐仿佛香蕉和鱼子酱”,显然,如果真的给了那对情侣香蕉和鱼子酱,就不是“爱情神话”,而是“霸道总裁买买买”了。

第三个条件关乎体验和认知能力,要写好“当时惘然情”。爱情到来的时候,人是恍惚惚惚、无知无觉的,看似正常、自然的言谈举止里,有太多反常、失据的气息散发出来,隐藏不住。这完全需要创作者为这些在虚构宇宙里的人物负责,设身处地地“纪录”下人物的状态。

第四个条件,我愿称之为“银屏常驻军”。是前三个条件具备后,艺术思维和电影语言的实践和实现。同时也体现着一种标准:当你的爱情电影能够常驻银幕、荧屏、各种屏时,那么,不必说,你的爱情故事一定是好的,是稳稳的幸福。

巨大困难与挫折后,根据1940年春第一次伯力会议上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的相互支援、合作的协议精神,苏方承诺:东北抗联部队若陷入困境,可转移至苏境整训、补充。于是,从1940年10月末开始,许多东北抗联部队先后越境入苏。为便于统一管理和领导越境的东北抗联部队,在苏联的帮助下与支持下,东北抗联在苏联远东境内设立了两个临时驻地,北野营和南野营。南、北野营建立后,除部分小分队因执行特殊任务被派遣返回祖国东北外,其他越境部队大部分留在南北两个野营进行正式整训,加紧开展军事训练,除传统军事科目外,还增设了爆破、降伞、防化、反坦克、武装泅渡、滑雪、无线电等特种兵训练科目。只待重整旗鼓,打回东北,扫尽日寇强盗。

李敬的爱人、东北抗联老战士陈雷曾自说:“身居异邦,心系故国,梦中常闻白山黑水在呻吟,关东父老在呼号。”他由此写下言志之诗《留苏学习忆故乡》,内容如下:“身寄罗刹城,朝朝演练忙。长宵难入梦,逆旅漫思乡。叶落归根底,学成返旧邦。人生莫忘志,以血荐炎黄。”

由此可见,电影《生还》将《松花江上》置于影片尾部,既合情合理,又符合历史事实,更能充分展现此阶段东北抗联将士的心理。

总之,电影《生还》通过三首歌曲,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走进、了解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历史的特别方式,这种呈现方式值得充分肯定。以歌声透视历史,以旋律承载精神,并通过歌声展现的伟大东北抗联精神,必将永垂不朽!

(作者系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